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四十七回 聖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

卻說那國王倚著龍床，淚如泉湧，只哭到天晚不住。行者上前高呼道：「你怎麼這等昏亂？見放著那道士的屍骸，一個是虎，一個是鹿，那羊力是一個羚羊。不信時，撈上骨頭來看，那裡人有那樣骷髏？他本是成精的山獸，同心到此害你，因見氣數還旺，不敢下手。若再過二年，你氣數衰敗，他就害了你性命，把你江山一股兒盡屬他了。幸我等早來，除妖邪救了你命。你還哭甚？哭甚？急打發關文，送我出去。」國王聞此，方才省悟。那文武多官俱奏道：「死者果然是白鹿、黃虎，油鍋裡果是羊骨。聖僧之言，不可不聽。」國王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感謝聖僧。今日天晚，」教：「太師，且請聖僧至智淵寺。明日早朝，大開東閣，教光祿寺安排素淨筵宴酬謝。」果送至寺裡安歇。次日五更時候，國王設朝，聚集多官，傳旨：「快出招僧榜文，四門各路張掛。」一壁廂大排筵宴，擺駕出朝，至智淵寺門外，請了三藏等，共入東閣赴宴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脫命的和尚聞有招僧榜，個個欣然，都入城來尋孫大聖，交納毫毛謝恩。這長老散了宴，那國王換了關文，同皇后嬪妃、兩班文武，送出朝門。只見那些和尚跪拜道傍，口稱：「齊天大聖爺爺，我等是沙灘上脫命僧人。聞知爺爺掃除妖孽，救拔我等，又蒙我王出榜招僧，特來交納毫毛，叩謝天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汝等來了幾何？」僧人道：「五百名，半個不少。」行者將身一抖，收了毫毛。對君臣僧俗人說道：「這些和尚，實是老孫放了；車輛是老孫運轉雙關，穿夾脊，碎碎了；那兩個妖道也是老孫打死了。今日滅了妖邪，方知是禪門有道。向後來，再不可胡為亂信。望你把三教歸一；也敬僧，也敬道，也養育人才。我保你江山永固。」國王依言，感謝不盡，遂送唐僧出城去訖。

這一去，只為慇懃經三藏，努力修持光一元。曉行夜住，渴飲飢餐，不覺的春盡夏殘，又是秋光天氣。一日，天色已晚，唐僧勒馬道：「徒弟，今宵何處安身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出家人莫說那在家人的話。」三藏道：「在家人怎麼？出家人怎麼？」行者道：「在家人，這時候溫床暖被，懷中抱子，腳後蹬妻，自在在睡覺。我等出家人，那裡能夠？便是要帶月披星，餐風宿水，有路且行，無路方住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如今路多嶮峻，我挑著重擔，著實難走，須要尋個去處，好眠一覺，養養精神，明日方好捱擔；不然，卻不累倒我也？」行者道：「趁月光再走一程，到有人家之所再住。」師徒們沒奈何，只得相隨行者往前。

又行不多時，只聽得滔滔浪響。八戒道：「罷了，來到盡頭路了。」沙僧道：「是一股水擋住也。」唐僧道：「卻怎生得渡？」八戒道：「等我試之，看深淺何如。」三藏道：「悟能，你休亂談，水之淺深，如何試得？」八戒道：「尋一個鵝卵石，拋在當中。若是濺起水泡來，是淺；若是骨都都沉下有聲，是深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去試試看。」那獸子摸了一塊石頭，望水中拋去，只聽得骨都都泛起魚津，沉下水底。他道：「深深深，去不得！」唐僧道：「你雖試得深淺，卻不知有多少寬闊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個卻不知，不知。」行者道：「等我看看。」好大聖，縱筋斗雲，跳在空中，定睛觀看，但見那：

洋洋光浸月，浩浩影浮天。
靈派吞華岳，長流貫百川。
千層洶浪滾，萬疊峻波顛。
岸口無漁火，沙頭有鷺眠。
茫然渾似海，一望更無邊。

急收雲頭，按落河邊道：「師父，寬哩，寬哩，去不得！老孫火眼金睛，白日裡常看千里，凶吉曉得是；夜裡也還看三五百里。如今通看不見邊岸，怎定得寬闊之數？」

三藏大驚，口不能言，聲音哽咽道：「徒弟啊，似這等怎了？」沙僧道：「師父莫哭。你看那水邊立的，可不是個人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想是扳罾的漁人，等我問他去來。」拿了鐵棒，兩三步，跑到面前看處，呀！不是人，是一面石碑。碑上有三個篆文大字，下邊兩行有十個小字。三個大字乃「通天河」，十個小字乃「徑過八百里，亙古少行人」。行者叫：「師父，你來看看。」三藏看見，滴淚道：「徒弟呀，我當年別了長安，只說西天易走，那知道妖魔阻隔，山水迢遙。」

八戒道：「師父，你且聽，是那裡鼓鈸聲音？想是做齋的人家。我們且去趕些齋飯吃，問個渡口尋舡，明日過去罷。」三藏馬上聽得，果然有鼓鈸之聲：「卻不是道家樂器，足是我僧家舉事。我等去來。」行者在引馬，一行聞響而來。那裡有甚正路，沒高沒低，漫過沙灘，望見一簇人家住處，約摸有四五百家，卻也都住得好。但見：

倚山通路，傍岸臨溪。處處柴扉掩，家家竹院關。沙頭宿鷺夢魂清，柳外啼鶯喉舌冷。短笛無聲，寒砧不韻。紅蓼枝搖月，黃蘆葉鬥風。陌頭村犬吠疏籬，渡口老漁眠釣艇。燈火稀，人煙靜，半空皎月如懸鏡。忽聞一陣白蘋香，卻是西風隔岸送。

三藏下馬，只見那路頭上有一家兒，門外豎一幢幡，內裡有燈燭煒煌，香煙馥郁。三藏道：「悟空，此處比那山凹河邊卻是不同。在人間屋簷下，可以遮得冷露，放心穩睡。你都莫來，讓我先到那齋公門首告求。若肯留我，我就招呼汝等；假若不留，你卻休要撒潑。汝等臉嘴醜陋，只恐誑了人，闖出禍來，卻倒無住處矣。」行者道：「說得有理。請師父先去，我們在此守待。」

那長老才摘了斗笠，光著頭，抖抖褌衫，拖著錫杖，徑來到人家門外。見那門半開半掩，三藏不敢擅入。聊站片時，只見裡面走出一個老者，項下掛著數珠，口念阿彌陀佛，徑自來關門。慌得這長老合掌高叫：「老施主，貧僧問訊了。」那老者還禮道：「你這和尚，卻來遲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老者道：「來遲無物了。早來啊，我舍下齋僧，盡飽吃飯，熟米三升，白布一段，銅錢十文。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三藏躬身道：「老施主，貧僧不是趕齋的。」老者道：「既不趕齋，來此何幹？」三藏道：「我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者，今到貴處，天色已晚。聽得府上鼓鈸之聲，特來告借一宿，天明就行也。」那老者搖手道：「和尚，出家人休打誑語。東土大唐，到我這裡，有五萬四千里路。你這等單身，如何來得？」三藏道：「老施主見得最是。但我還有三個小徒，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保護貧僧，方得到此。」老者道：「既有徒弟，何不同來？」教：「請，請，我舍下有處安歇。」三藏回頭，叫聲：「徒弟，這裡來。」

那行者本來性急，八戒生來粗魯，沙僧卻也莽撞，三個人聽得師父招呼，牽著馬，挑著擔，不問好歹，一陣風，闖將進去。那老者看見，唬得跌倒在地，口裡只說：「是妖怪來了，妖怪來了。」三藏攙起道：「施主莫怕，不是妖怪，是我徒弟。」老者戰兢兢道：「這般好俊師父，怎麼尋這樣醜徒弟。」三藏道：「雖然相貌不中，卻倒會降龍伏虎，捉怪擒妖。」老者似信不信的，扶著唐僧慢走。

卻說那三個兇頑闖入廳房上，拴了馬，丟下行李。那廳中原有幾個和尚念經，八戒掬著長嘴喝道：「那和尚，念的是甚麼經？」那些和尚聽見問了一聲，忽然擡頭：

觀看外來人，嘴長耳朵大。
身粗背膊寬，聲響如雷咋。
行者與沙僧，容貌更醜陋。
廳堂幾眾僧，無人不害怕。
闍黎還念經，班首教行罷。
難顧磬和鈴，佛像且丟下。
一齊吹息燈，驚散光乍乍。

跌跌與爬爬，門限何曾跨。
你頭撞我頭，似倒葫蘆架。
清清好道場，翻成大笑話。

這兄弟三人見那些人跌跌爬爬，鼓著掌哈哈大笑。那些僧越加悚懼，磕頭撞腦，各顧性命，通跑淨了。

三藏攙那老者，走上廳堂，燈火全無，三人嘻嘻哈哈的還笑。唐僧罵道：「這潑物，十分不善。我朝朝教誨，日日叮嚀。古人云：『不教而善，非聖而何？教而後善，非賢而何？教亦不善，非愚而何？』汝等這般撒潑，誠為至下至愚之類。走進門不知高低，誑倒了老施主，驚散了念經僧，把人家好事都攪壞了，卻不是墮罪與我？」說得他們不敢回言。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，急回頭作禮道：「老爺，沒大事，沒大事。才然關了燈，散了花，佛事將收也。」八戒道：「既是了帳，擺出滿散，酒飯來，我們吃了睡覺。」老者叫：「掌燈來，掌燈來。」家裡人聽得，大驚小怪道：「廳上念經，有許多香燭，如何又教掌燈？」幾個僮僕出來看時，這裡黑洞洞的，即便點火把燈籠，一擁而至。忽擡頭見八戒、沙僧，慌得丟了火把，忽抽身關了中門。往裡嚷道：「妖怪來了！妖怪來了！」

行者拿起火把，點上燈燭，扯過一張交椅，請唐僧坐在上面；他兄弟們坐在兩傍，那老者坐在前面。正敘坐間，只聽得裡面門開處，又走出一個老者，拄著拐杖道：「是甚麼邪魔，黑夜裡來我善門之家？」前面坐的老者，急起身迎到屏門後道：「哥哥莫嚷，不是邪魔，乃東土大唐取經的羅漢。徒弟們相貌雖兇，果然是相惡人善。」那老者方才放下拄杖，與他四位行禮。禮畢，也坐了面前，叫：「看茶來。排齋。」連叫數聲，幾個僮僕戰戰兢兢，不敢攏帳。

八戒忍不住問道：「老者，你這盛價兩邊走怎的？」老者道：「教他們捧齋來侍奉老爺。」八戒道：「幾個人伏侍？」老者道：「八個人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八個人伏侍那個？」老者道：「伏侍你四位。」八戒道：「那白面師父只消一個人，毛臉雷公嘴的只消兩個人，那晦氣臉的要八個人，我得二十個人伏侍方夠。」老者道：「這等說，想是你的食腸大些。」八戒道：「也將就看得過。」老者道：「有人，有人。」七大八小，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來。

那和尚與老者一問一答的講話，眾人方才不怕。卻將上面排了一張桌，請唐僧上坐；兩邊擺了三張桌，請他三位坐；前面一張桌，坐了二位老者。先排上素果品菜蔬，然後是麵飯、米飯、閑食、粉湯，排得齊齊整整。唐長老舉起箸來，先念一卷《啟齋經》。那馱子一則有些急吞，二來有些餓了，那裡等唐僧經完，拿過紅漆木碗來，把一碗白米飯撲的丟下口去，就了了。傍邊小的道：「這位老爺忒沒算計，不籠饅頭，怎的把飯籠了，卻不污了衣服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不曾籠，吃了。」小的道：「你不曾舉口，怎麼就吃了？」八戒道：「兒子們便說謊，分明吃了；不信，再吃與你看。」那小的們又端了碗，盛一碗遞與八戒。馱子幌一幌，又丟下口去就了了。眾僮僕見了道：「爺爺呀！你是磨磚砌的喉嚨，著實又光又溜。」那唐僧一卷經還未完，他已五六碗過手了。然後卻才同舉箸，一齊吃齋。馱子不論米飯麵飯、果品閑食，只情一撈，亂噎，口裡還嚷：「添飯，添飯。」漸漸不見來了。行者叫道：「賢弟，少吃些罷，也強似在山凹裡忍餓，將就夠得半飽也好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嘴臉。常言道：『齋僧不飽，不如活埋』哩。」行者教：「收了家火，莫睬他。」二老者躬身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白日裡倒也不怕，似這大肚子長老，也齋得起百十眾。只是晚了，收了殘齋，只蒸得一石麵飯、五斗米飯與幾桌素食，要請幾個親鄰與眾僧們散福。不期你列位來，誑得眾僧跑了，連親鄰也不曾敢請，盡數都供奉了列位。如不飽，再教蒸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再蒸去，再蒸去。」

話畢，收了家火桌席。三藏拱身，謝了齋供，才問：「老施主高姓？」老者道：「姓陳。」三藏合掌道：「這是我貧僧華宗了。」老者道：「老爺也姓陳？」三藏道：「是，俗家也姓陳。請問適才做的甚麼齋事？」八戒笑道：「師父問他怎的，豈不知道？必然是青苗齋、平安齋、了場齋罷了。」老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三藏又問：「端的為何？」老者道：「是一場預修亡齋。」八戒笑得打跌道：「公公忒沒眼力。我們是扯謊架橋哄人的大王，你怎麼把這謊話哄我？和尚家豈不知齋事？只有個預修寄庫齋、預修填還齋，那裡有個『預修亡齋』的？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，做甚亡齋？」

行者聞言，暗喜道：「這馱子乖了些也。——老公公，你是錯說了。怎麼叫做『預修亡齋』？」那二位欠身道：「你等取經，怎麼不走正路，卻躑到我這裡來？」行者道：「走的是正路，只見一股水擋住，不能得渡，因聞鼓鉞之聲，特來造府借宿。」老者道：「你們到水邊，可曾見些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止見一面石碑，上書『通天河』三字，下書『徑過八百里，亙古少人行』十字，再無別物。」老者道：「再往上岸走走，好的離那碑記只有里許，有一座靈感大王廟，你不曾見？」行者道：「未見。請公公說說，何為靈感？」那兩個老者一齊垂淚道：「老爺啊，那大王：

感應一方興廟宇，威靈千里祐黎民。

年年莊上施甘雨，歲歲村中落慶雲。」

行者道：「施甘雨，落慶雲，也是好意思，你卻這等傷情煩惱，何也？」那老者跌腳捶胸，恨了一聲道：「老爺啊，

雖則恩多還有怨，縱然慈惠卻傷人。

只因要吃童男女，不是昭彰正直神。」

行者道：「要吃童男女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正是。」行者道：「想必輪到你家了？」老者道：「今年正到舍下。我們這裡有百家人家居住。此處屬車遲國元會縣所管，喚做陳家莊。這大王一年一次祭賽，要一個童男、一個童女、豬羊牲體供獻他。他一頓吃了，保我們風調雨順；若不祭賽，就來降禍生災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府上幾位令郎？」老者捶胸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說甚麼令郎，差殺我爹。這是我舍弟，名喚陳清。老拙叫做陳澄。我今年六十三歲，他今年五十八歲，兒女上都艱難。我五十歲上還沒兒子，親友們勸我納了一妾，沒奈何，尋下一房，生得一女，今年才交八歲，取名喚做一秤金。」八戒道：「好貴名。怎麼叫做一秤金？」老者道：「我只兒女艱難，修橋補路，建寺立塔，佈施齋僧，有一本帳目，那裡使三兩，那裡使五兩。到生女之年，卻好用過有三十斤黃金。三十斤為一秤，所以喚做一秤金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個的兒子麼？」老者道：「舍弟有個兒子，也是偏出，今年七歲了，取名喚做陳關保。」行者問：「何取此名？」老者道：「家下供養關聖爺爺，因在關爺之位下求得這個兒子，故名關保。我兄弟二人，年歲百二，止得這兩個人種，不期輪次到我家祭賽，所以不敢不獻。故此父子之情，難割難捨，先與孩兒做個超生道場。故曰『預修亡齋』者，此也。」

三藏聞言，止不住腮邊淚下道：「這正是古人云：『黃梅不落青梅落，老天偏害沒兒人。』」行者笑道：「等我再問他。老公公，你府上有多大家當？」二老道：「頗有些兒：水田有四五十頃，旱田有六七十頃，草場有八九十處；水黃牛有二百頭，驢馬有三二十匹，豬羊雞鵝無數。舍下也有吃不著的陳糧，穿不了的衣服。家財產業，也盡得數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等家業，也虧你省將起來的。」老者道：「怎見我省？」行者道：「既有這家私，怎麼捨得親生兒女祭賽？拚了五十兩銀子，可買一個童男；拚了一百兩銀子，可買一個童女。連絞纏不過二百兩之數，可就留下自己兒女後代，卻不是好？」二老滴淚道：「老爺，你不知道。那大王甚是靈感，常來我們人家行走。」行者道：「他來行走，你們看見他是甚麼嘴臉？有幾多長短？」二老道：「不見其形，只聞得一陣香風，就知是大王爺來了，即忙滿斗焚香，老少望風下拜。他把我們這人家匙大碗小之事，他都知道；老幼生時年月，他都記得。只要親生兒女，他方受用。不要說二三百兩沒處買，就是幾千萬兩，也沒處買這般一模一樣同年同月的兒女。」

行者道：「原來這等。也罷，也罷，你且抱你令郎出來，我看看。」那陳清急人裡面，將關保兒抱出廳上，放在燈前。小孩兒那知死活，籠著兩袖果子，跳跳舞舞的吃著耍子。行者見了，默默念聲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作那關保兒一般模樣。兩個孩兒攬著手，在燈前跳舞。說得那老者慌忙跪著。唐僧道：「老爺，不當人子，不當人子。」這老者道：「這位老爺才然說話，怎麼就變作我兒一般模樣，叫他一聲，齊應齊走？卻折了我們年壽，請現本相，請現本相。」行者把臉抹了一把，現了本相。那老者跪在面前道：「老爺原來有這樣本事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可像你兒子麼？」老者道：「像像像，果然一般嘴臉，一般聲音，一般衣服，一般長

短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還沒細看哩。取秤來稱稱，可與他一般輕重？」老者道：「是是是，是一般重。」行者道：「似這等可祭賽得過麼？」老者道：「忒好，忒好，祭得過了。」

行者道：「我今替這個孩兒性命，留下你家香煙後代，我去祭賽那大王去也。」那陳清跪地磕頭道：「老爺果若慈悲替得，我送白銀一千兩，與唐老爺做盤纏往西天去。」行者道：「就不謝謝老孫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已替祭，沒了你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怎的得沒了？」老者道：「那大王吃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他敢吃我？」老者道：「不吃你，好道嫌腥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任從天命。吃了我，是我的命短；不吃，是我的造化。我與你祭賽去。」

那陳清只管磕頭相謝，又允送銀五百兩。惟陳澄也不磕頭，也不說謝，只是倚著那屏門痛哭。行者知之，上前扯住道：「老大，你這不允我，不謝我，想是捨不得你女兒麼？」陳澄才跪下道：「是，捨不得。敢蒙老爺盛情，救替了我侄子也夠了。但只是老拙無兒，止此一女，就是我死之後，他也哭得痛切，怎麼捨得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飯，整治些好素菜，與我那長嘴師父吃。教他變作你的女兒，我兄弟同去祭賽。索性行個陰鷲，救你兩個兒女性命，如何？」

那八戒聽得此言，心中大驚道：「哥哥，你要弄精神，不管我死活，就要攀扯我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，常言道：『雞兒不吃無工之食。』你我進門，感承盛齋，你還嚷吃不飽哩，怎麼就不與人家救些患難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變化的事情，我卻不會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也有三十六般變化，怎麼不會？」三藏叫：「悟能，你師兄說得最是，處得甚當。常言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一則感謝厚情；二來當積陰德；況涼夜無事，你兄弟要娶去來。」八戒道：「你看師父說的話，我只會變山，變樹，變石頭，變癩象，變水牛，變大胖漢還可；若變小女兒，有幾分難哩。」

行者道：「老大莫信他，抱出你令愛來看。」那陳澄急入裡邊，抱將一秤金孩兒，到了廳上。一家子妻妾大小，不分老幼內外，都出來磕頭禮拜，只請救孩兒性命。那女兒頭上戴一個八寶垂珠的花翠箍；身上穿一件紅閃閃的紵絲襖，上套著一件官綠緞子棋盤領的披風；腰間繫一條大紅花綢裙；腳下踏一雙蝦蟆頭淺紅紵絲鞋；腿上穿兩隻緞金膝褲兒。也拿著果子吃哩。行者道：「八戒，這就是女孩兒。你快變的像他，我們祭賽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呀，似這般小巧俊秀，怎變？」行者叫：「快些，莫討打。」八戒慌了道：「哥哥不要打，等我變了看。」

這獸子念動咒語，把頭搖了幾搖，叫：「變！」真個變過頭來，就也像女孩兒面目，只是肚子胖大，即佻不像。行者笑道：「再變變。」八戒道：「憑你打了罷，變不過來，奈何？」行者道：「莫成是丫頭的頭，和尚的身子？弄的這等不男不女，卻怎生是好？你可佈起罡來。」他就吹他一口仙氣，果然即時把身子變過，與那孩兒一般。便教：「二位老者，帶你寶眷與令郎、令愛進去，不要錯了。一會家，我兄弟躲懶討乖，走進去，轉難識認。你將好果子與他吃，不可教他哭叫，恐大王一時知覺，走了風汛。等我兩人娶子去也。」

好大聖，吩咐沙僧保護唐僧：「我變作陳關保，八戒變作一秤金。」二人俱停當了，卻問：「怎麼供獻？還是綑了去，是綁了去？蒸熟了去，是剝碎了去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莫要弄我，我沒這個手段。」老者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只是用兩個紅漆丹盤，請二位坐在盤內，放在桌上，著兩個後生擡一張桌子，把你們擡上廟去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好好，拿盤子出來，我們試試。」那老者即取出兩個丹盤，行者與八戒坐上。四個後生擡起兩張桌子，往天井裡走走兒，又擡回放在堂上。行者歡喜道：「八戒，像這般走走耍耍，我們也是上臺盤的和尚了。」八戒道：「若是擡了去，還擡回來，兩頭擡到天明，我也不怕。只是擡到廟裡，就要吃哩，這個卻不是耍子！」行者道：「你只看著我，剗著吃我時，你就走了罷。」八戒道：「知他怎麼吃哩？如先吃童男，我便好跑；如先吃童女，我卻如何？」老者道：「常年祭賽時，我這裡有膽大的鑽在廟後，或在供桌底下，看見他先吃童男，後吃童女。」八戒道：「造化，造化。」

兄弟正然談論，只聽得外面鑼鼓喧天，燈火照耀，同莊眾人打開前門，叫：「擡出童男童女來。」這老者哭哭啼啼，那四個後生將他二人擡將出去。

端的不知性命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